

刘艳萍 著



# 腐乳飘香

我看书、教书、写字，碎碎念我的今生今世、  
遥望我的前生来世、说说我的亲友和乡邻。我  
在写他们的时候，心里觉得，生活真好！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

刘艳萍 著



# 腐乳飘香

我看书、教书、写字，碎碎念我的今生今世、  
遥望我的前生来世、说说我的亲友和乡邻。我  
在写他们的时候，心里觉得，生活真好！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

# 版权页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腐乳飘香 / 刘艳萍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
(江阴女作家文丛 / 王敏主编)

ISBN 978-7-5399-9386-7

I. ①腐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34864 号

书 名 腐乳飘香

著 者 刘艳萍

丛 书 主 编 王 敏

责 任 编 辑 姚 丽

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无锡市极光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\*1092 1/16

印 张 24.5

字 数 390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9386-7

定 价 218.00 元 (全七册) 36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## 目 录

### ◎ 岁月留痕

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” / 3

炒地皮 / 6

打猪草 / 8

但愿平和 / 10

冬夜遐思 / 12

二月二，龙抬头 / 14

腐乳飘香 / 16

感谢陌生人 / 18

谷雨润百物 / 20

花姑娘 / 22

觉来帘外木樨风 / 24

结缘瓶瓶罐罐 / 26

今年夏天 / 28

木梳 / 30

那歌声 / 32

那样一碗汤 / 34

苹果·旧皮鞋 / 36

清明是矛盾的 / 38

我的愧疚 / 41

我有个名字叫阿蒜 / 43

无意的幽默 / 45

想念那样的元宵节 / 47

阳光明媚的大雪 / 49

一个细节的猜测和联想 / 51

幽雅的草药 / 53

有个女孩叫刘静 / 56

种萝卜，也种回忆 / 58

最怜篱外眉豆花 / 60

最是那一块离娘肉 / 62

## ◎ 校园脚印

那时的校园之一——小学时代 / 67  
 那时的校园之二——小学的尾巴、  
 中学、大学 / 71  
 那时的校园之三——初为人师 / 74  
 那些老师 / 77  
 天下校长 / 79  
 我的学生刘自豪 / 81  
 也是荷塘和月色 / 84

不懂装笑 / 86  
 教师节的一点飘然之思 / 88  
 评语 / 91  
 风里的青春 / 93  
 即将午收 / 95  
 荷缘 / 97  
 悲痛和战兢 / 101  
 也谈“星期三我写不出好作文” / 103

## ◎ 别样记忆

盖浇饭的另一种记忆 / 109  
 火锅的另一种记忆 / 112  
 家常便饭的另一种记忆 / 115  
 酱豆子的另一种记忆 / 117  
 麻辣烫的另一种记忆 / 120  
 桑葚的另一种记忆 / 123

水果的另一种记忆 / 126  
 豌豆的另一种记忆 / 128  
 腌笃鲜的另一种记忆 / 130  
 羊汤的另一种记忆 / 132  
 夜开花的另一种记忆 / 134  
 粥的另一种记忆 / 136

## ◎ 亲友画廊

祖母 / 141  
 祖母·饺子 / 144  
 吃饱就睡，荣华富贵 / 146  
 我爸 / 148  
 我爸（续篇） / 151  
 冬日 / 153  
 大姑 / 155  
 大妗子 / 157  
 二舅 / 159

表姐的遭遇之一 / 161  
 表姐的遭遇之二 / 164  
 一个乡村女人的爱情神话 / 167  
 故园的苹果和女人 / 169  
 “哑巴脸”和小朱 / 171  
 记两位旧日同事 / 174  
 云中谁寄锦书来 / 176  
 小巷芳邻 / 179  
 我和荆教授的友谊 / 181



## ◎ 居家物语

爱,永远是一个甜柔的责任! / 187  
包容她的“唠叨”吧 / 189  
纯属附会 / 191  
从《腌腊肉》说开去 / 193  
大拇指的灼热 / 197  
冬天里的脚步声 / 200  
关于声音 / 202  
和树洞说 / 204  
婚姻的等级 / 206  
婚姻里的中年女人 / 209  
家常的幸福 / 211  
口腔溃疡和糖馒头 / 213  
慢日子 / 215  
那些花儿在等我 / 217  
南瓜饼·黄晓明 / 219  
给菜起个美丽的名字 / 221

拈花微笑 / 223  
女人需要被表白 / 225  
秋阳下的萝卜干 / 227  
世事没假如,缘分天注定 / 229  
私房菜 / 231  
算命 / 233  
田野的荠菜 / 235  
头和脚的问题 / 237  
问世间情为何物? / 239  
我的爱好是什么 / 241  
新年快乐 / 243  
也说回家吃饭 / 245  
有裙在柜 / 247  
与玉相遇 / 249  
择偶的首要标准,是责任和担当 / 251

## ◎ 事关蜜枣

那些年,我们走过的香山 / 255  
备孕:心理放松,很重要! / 257  
孕妈妈:心情好,很重要! / 260  
生产方式碎碎念 / 264  
第101种生产 / 266  
宝宝在臂弯里的美好和琐碎 / 269  
当妈的基本要素是心安心静 / 272

女儿第一声“ba ba ba ba” / 274  
女儿第一声“ma ma ma ma” / 276  
她爸 / 278  
秋天,写给我的女儿 / 280  
关于方言那点事儿 / 283  
别样的小雪之夜 / 285



## ◎ 简单行走

三八述怀 / 289

关于房子的那些往事 / 292

在路上 / 295

我的公众号这样运行 / 298

生活的扬州 / 300

我游西湖 / 303

神游黄山 / 305

## ◎ 如是我读

普通人的小爱情 / 309

我读《清汤面》 / 311

一双鞋的仪式 / 313

一双鞋的祭奠 / 315

《今生今世的证据》再批注 / 318

从《氓》开始 / 320

缺一种气度 / 322

托翁的智慧 / 324

从明天起 / 326

村居之醉 / 328

凋零的心 / 330

镜花水月 自吟自唱 / 333

我读《春江花月夜》 / 336

如此悦读 / 339

关于毛姆《万事通》的猜想 / 342

把木棉锯成家具 / 345

永远有多远 / 348

我读兰亭 / 350

## ◎ 乡民列传

会计娘子 / 357

部长娘子 / 359

地主娘子 / 361

虫他娘 / 363

豆芽李 / 365

老鹰 / 367

李二成 / 369

刘仁 / 372

瘸神仙 / 374

小妮子 / 376

小双 / 378

## ◎ 后记 / 381

## ◎ 岁月留痕

日子如水流过，清溪般的痕迹，是我心中  
不灭的记忆，种种有情，种种美好。





## 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”

我所说的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”，是皖北的一个小县城，我妈的老家，是民风古朴粗犷的书画之乡，是我所谓的职业生涯重要拐点时的一个落脚处。

那一年，我有点在外飘零不下去的感觉，而回老家又似乎是情面上很过不去的事，我于是揣着一堆有用无用的证书，去了那个县城的县中。校长果断地留下了我。

我的小学时代，一到放暑假，就去了姥姥家那个县。后来我上学工作一路飘忽，而姥姥越来越老，直至无法挽留回归大地。那个县城那片土地，只缩微成姥姥烙的香喷喷的韭菜盒子、二舅种的又大又甜的西瓜之类的意象，偶尔出现在我年轻又苍老的记忆和文字中。

缘分常常是纠结。谁料小县城在姥姥仙逝若干年之后，在我几乎无路可走的时候以博大的怀抱收留了我，让我一度觉得，县城就像我的慈祥满怀的姥姥。

在那个县中遇到的学生是到目前为止我教过的最刻苦的学生。我在那个县中讲过《林黛玉进贾府》，我把林黛玉去姥姥家讲出了我自己的风格



(请允许我用风格表扬一下我自己)。

在县中工作的另一乐趣是不用坐班。我常常作梦寐以求的大学教授状，有课时凌波微步拎着书和作业而来，下课就款步轻移拎着书和新的作业回去。只有每周一晚上教职工大会时才能和大部分同事相见。会议室显然太小了，就有人坐加的板凳，也有两个人挤在一起顺便说说私房体己话的。虽然工资很低，会场却总是其乐融融。只有一次例外，操场边的职工新宿舍落成，校长发布分房指标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说话，万马齐喑的会场，留给我波涛汹涌、静水流深、暗礁处处、险象环生的初步判断。不过，与我这新来的麻雀毫不相干，也就不去关心了。

我那时的注意力除了在看点闲书备点课之外，其余都放在烟火生活上了。

先说一日三餐，都是自己动手。我是那种认真洗衣做饭的自带光芒的好姑娘。

县中坐落在一大片农田中。我真的到农田里偷拔过青菜、胡萝卜和大蒜苗，只是没有遇见阿Q遇见的那种凶恶的狗。也在一望无际的麦地里薅过嫩嫩的麦苗，回来拌着面粉捏窝窝头。

在学校为单身教师租来的农家四合院里，我几乎是个异数。校长破例安排我自己住一间房，中途接手两个实验班，貌似课上得也还不坏，烧饭做菜是把好手，宿舍布置打扫的小资兮兮，为人也貌似总是很谦和大气。所以火柴盒一样的四合院里，我的小窝总是各种聚会的根据地。大家来蹭饭，或者每人带点吃的来聚餐。

早晨她们犹在春闺梦里时，我就一身运动装出去跑步了。操场也在农田边。同事看见我这小年轻不贪懒觉天天锻炼，觉得奇怪，有几个拉我入伙练太极剑的，我没敢，我想等自己不那么毛躁不那么整天急火攻心的时候，再去参悟养生的慢运动。

遇到上午没课的日子，我偶尔也会睡个回笼觉。一般下午没课的时候居多。没课的时候，院子里只要有人喊“有人进城吗？”，总能招呼到三五个七八个甚至是全民出动。小面包车，每人1块钱，可以把你送到城里的任何地方。其实城也不大，是那种一把瓜子可以嗑到头的规模。

我们常去的是“上岗街”。这上岗街给多少下岗的人提供了机会呀！上岗街的商品不高档，但很齐全，从锅碗瓢盆、针头线脑到家具家电，要啥有啥。

逛累了，就买毛鸡蛋吃。百度上大致这样解说：毛鸡蛋又叫死胎蛋，是鸡蛋在孵化过程中受到不当的温度、湿度或者是某些病菌的影响，导致鸡胚发育停止，死在蛋壳内尚未成熟的小鸡。毛鸡蛋就是快要孵好的鸡蛋，根据小鸡孵成的情况分成全蛋、半鸡、全鸡几种，其中最血腥的是全鸡，即蛋里小鸡基本长好了快要破壳而出的那种。毛鸡蛋吃的时候可以煮或者油炸，然后沾着椒盐吃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鸡蛋中所含有的蛋白质和脂肪已经全部消耗掉了，大部分的营养成分也流失了，显然它的营养价值是不能和鸡蛋相比较的。同时鸡胚蛋里含有大肠杆菌、沙门氏菌等多种病菌，所以，毛鸡蛋不但营养价值低，而且如果在食用前加热不彻底，或者食用者抵抗力较差，在食用后容易出现恶心、呕吐、腹泻等胃肠道不适的症状。

事实却是，在高温炼狱下，毛鸡蛋味道独特，爱的人大爱，不爱的人坚决接受不了。第一次带我吃毛鸡蛋的美女，纤纤细腰，弱柳扶风，不过吃起毛鸡蛋来非常豪放，她专挑“全鸡”的那种吃，且只要油炸的，涂很多辣椒面，说是那样的才香。我只敢吃“全蛋”的那种，且是要闭了眼睛。我就应了百度上说的，属于吃了以后会恶心、呕吐的人群。

而今，我却常常想再血腥一次，吃一吃上岗街的毛鸡蛋。

跳健美操，是我在小城的另一种坚持。每晚，我都要乘那种1块钱送到门口的小面包车，到县城外贸局楼上的一个健身房去。教练是个小巧骨感又浑身带劲的公务员美女。她是县城名媛，在国税局上着轻松的班，太喜欢健美操，就顺便开家店，既满足自己的喜好，又充实了腰包。在劲爆的音乐中，跳它个浑身是汗，还是蛮舒服的。

我挺没良心的，所谓职业生涯再次峰回路转的时候，我离开了小城，又去了曾经停留过的江南。

现在每次回老家，当车子经过小县城的时候，我总在心里默念：哦！这是属于我的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”！



## 炒地皮

他问晚上吃什么。我想说，炒地皮。但是他肯定不懂，这不是他的错，地域与饮食，是不能分开的。他不懂炒地皮，是正常的。他知道的炒地皮，是一种扑克牌游戏，跟我说的炒地皮，不是一码事。

在夏季或者秋季，雨水下了好几天，在杂草丛生的阴暗潮湿的地儿，贴着地面，会有黑绿色形似木耳的菌类，软软的，薄薄的。你必须用手轻轻地把它拨弄起来，稍用力就碎了，收拾淘洗起来，就更费事了。

连阴天的时候，乡人比较空闲，我曾经和婶子大娘、小伙伴们一起去拾地皮，半天的工夫，不过收获一捧。回到家，倒在筛子里，拣去杂草、洗去土，所得更少了。地皮炒鸡蛋，多加点辣椒，可以去掉有些人不喜欢的土腥气，还是比较好吃的，我觉得。不过，我这个吃得很粗的农民的后代，从来没有觉得，这世间，哪样东西是不好吃的。

我们拾地皮，跑的最远的地方是张院的东山。山上杂草旺，并且有人放羊，有很神的说法，地皮是羊粪蛋儿变的。嘿嘿，你觉得恶心了吗？就算如此，我也不觉得恶心，自然循环而已，不用大惊小怪，更不用恶心，跟鲜花必须插在牛粪上，是一样一样的道理。羊粪、草丛、阴湿的条件，

不正是山上地皮多的原因吗！最重要的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手，加上时间这催化剂，能够化所有腐朽为神奇，和浪花淘尽英雄，没有任何区别。

我的小姨，就住在张院。她的邻居，有一个哑巴，放羊为生的。别人买只羊，寄在哑巴家，哑巴放羊剪羊毛卖。羊又生羊，羊群越来越大，赶起来，浩浩荡荡的，如一支队伍，向山上进发了。从这个山头，到那个山头，羊群，远远望去，也像流动的云。我有多少年没看见哑巴了，还真不记得了，她还放羊不放，也得问问我小姨才知道，十有八九是不放羊了。现在，我姨家所在的张院，早就以土菜闻名了，炒地皮，是每个农家饭店里，必有的。只不知，和我当年拾的地皮，可是一回事儿。

我有一个表嫂，也住在张院。她经常走街串巷卖干虾米，是我表哥用推网在河里推的。几个连阴天之后，表嫂就卖地皮。她有时很热情，老远看见我妈就笑咪咪地迎上来，招呼着：“小姪子，你弄啥去？”有时，老远看见我妈就绕路而去或者装作不认识。我妈很好奇，这是怎么了。我曾经和我妈开玩笑，表嫂是地皮，下雨天才欢畅，天晴了，就干巴了！



## 打猪草

下午想起我小时候打猪草的片段，我在皖北，如果也能自学些黄梅戏的唱段，应该多美妙呀。

我提着竹篮子，和年纪相仿的一群农家女孩子一起，满田野里撒欢。

打猪草，最喜欢的是富富苗（我们那儿的叫法）。等我在小学教材里看见一篇叫《打碗碗花》的精美短文时，才给了这种草一个正儿八经的学名。我的乡亲们管这种草叫富富苗，也凸显了大家想奔好日子的念头。在那篇叫《打碗碗花》的文章里，富富苗“开得十分异样，粉中透红的花瓣连在一起，形成一个浅浅的小碗，碗底还滚动着露珠”。文中的小女孩禁不住好奇心，背着外婆，摘了一朵，心里惴惴不安，吃饭的时候总是害怕自己打破饭碗。

我那时候手脚都比较慢，等到太阳要下山的时候，往往也还不能满篮子凯旋。在大家的帮助下，我做过这样的伎俩。篮子底支起一些树枝，上面蓬蓬地盖上富富苗。好满一篮子猪草啊！回到家，老祖母先是夸我，等揭开上面一层草，就咧开掉了牙的瘪嘴巴笑，一双粗糙的手重重地轻轻地落在我头上：“这个小妮子，猴着呢！”



前几天，我在旁边的山上，居然也发现了富富苗，只是没有赶上富富苗花开的时候。

大约富富苗的生长范围实在有限，在我们先民的《诗经》里，就没有发现它的身影。《诗经》里生长着的是蒹葭、苕菜、卷耳、芣苢之类的，这些植物都透着一股子清新的绿油油的香味儿。我下面所说的“芣苢”，我们那里也有，“芣苢”的叶子很绿很肥很温润，我们就叫它“猪耳朵草”，它还有一个通吃的艺名叫“车前子”。先听听先民们怎么唱的吧！

采采芣苢，薄言采之。采采芣苢，薄言有之。

采采芣苢，薄言掇之。采采芣苢，薄言将之。

采采芣苢，薄言桔之。采采芣苢，薄言禴之。

后来人读这首歌子，有些疑惑，焦点集中在芣苢的用途上。毛传说芣苢是治疗不孕和麻风病的。不孕或者家里人生了麻风，都是极苦恼的事情，哪里有一大群人因此而兴高采烈地一边采草药一边唱着歌的道理呢？

最早接触这首诗的时候，我就多情而固执地以为是以我小时候打猪草为背景的，彼时我也如方玉润所解说的那样，与伙伴们“三三五五，于平原旷野、风和日丽中，群歌互答，余音袅袅，若远若近，忽断忽续，不知其情之何以移，而神之何以旷”，这样解释多简单，就是简单而又快乐的劳动。



## 但愿平和

刚工作的时候，比较勤快，加上是新闻采编专业毕业的，所以单位里很多的文字出自我手。50周年矿庆的时候，系统组织了一个大型的庆祝晚会，串台词就是我捣鼓的。一来二去的，就得了个“才女”的绰号。

校办公室主任家那一年被作为突出代表，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的“五好文明家庭”评选。也是学校的荣誉吧，所以校领导很重视，申报材料就由我负责的。在此之前，我没有和主任讲过一句话。一来我那时正是少年心事当拿云的时候；二来主任的眼睛似乎是长在脑袋上面的，总看不见我辈培塿。不过，这个情绪一点没有带到文字里去，毕竟，从他家走出去的三个儿子确实是一个赛一个的优秀，他家的婆媳关系是多少年来全矿开会时的正面典型。再者，主任夫人我还是比较喜欢的，我们学校内退的优秀数学教师，人没架子，还很关心年轻人。做材料的两天时间，正好是期末考试监考，我所有的监考都被主任一篮子挎去了，并买了西瓜送到我办公室，还在办公室对大家说，评上了请才女吃大餐，听者都有份。弄得我一度自责，埋怨自己以前对主任太不礼貌。本来一部分领导就是用来尊重的，就比如这位上班时间几乎看不到人影的主任。